



刺梨花开满山红

记在贵州脱贫攻坚一线奋斗的残疾人

新华社贵阳5月15日电刺梨，贵州山间随处可见的一种野果，果体遍布软刺，味酸涩，貌不惊人但维C含量是苹果的数百倍。春夏之交，朵朵刺梨花开，万山红遍。

贵州脱贫攻坚一线的残疾人，有着山岩一样的倔强。他们用脆弱承载坚强，用残缺成就完整，用单调勾勒多彩，像刺梨花一样映红了山野。

萌芽

冬去春来，刺梨树将根须深深扎进贫瘠的土地，从中吸取养分，长出嫩芽。就像张家嵩，用瘫痪的身躯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

春日午后，阳光洒在大方县菱角村菱角小学教学楼前，张家嵩坐在轮椅上，拿着一本小学教学课本，眉头紧锁，逐页翻看。阳光照得他的脸红扑扑的。

“我现在只有左手可以正常活动，经常怕冷。”张家嵩眼望前方说，轮椅跟着阳光走，他就会觉得温暖。

28年前，23岁的张家嵩并不像现在这样怕冷。那时，刚走上三尺讲台的他教初中，经常翻山越岭去家访。一次天黑返回时，他不慎摔伤，经诊断为胸椎粉碎性骨折。

那时，一闭上眼睛，“半死不活”四个字就涌入张家嵩的脑海。一睁开眼，孩子们一张张笑脸又荡漾在他的心里。离不开三尺讲台，放不下可爱的孩子，身体稍有好转，拄起双拐，他又回到了教室。

“身体虽然残疾，但思想不能停止。”张家嵩说。

“咚、咚、咚”，每天拐杖触地的声音一迸教室，琅琅书声便回荡在学校里。一只手掌紧握着讲桌，一只手在黑板上写字，张家嵩把知识播撒在乌蒙山区这个苗族群众聚居的贫困小山村，让越来越多的人用知识改变命运。

学校老师少，数学、地理、化学、历史、生物，张家嵩都教过。从早到晚，从这间教室到那间教室，长期拄拐教学的张家嵩，右手发力越来越难，总是不听使唤。

站不起来，仅能用左手，张家嵩连黑板都够不着。“不能站着，我可以坐着讲。够不着黑板，我可以拿竹竿指给学生看。”张家嵩语气坚定。

从那以后，每天妻子胡琼芳将张家嵩推进教室，看他不能在黑板上书写，孩子们争先恐后当起“小助教”。拿着张家嵩提前写满教学内容的小纸条，“小助教”工整地抄写在黑板上。坐着轮椅，左手拿着一根细长的竹竿，张家嵩指着黑板详细讲解。

为了方便教学，20多年来，张家嵩和爱人就住在学校里。班上有些苗族孩子理解汉语有困难，为了让他们听得懂，张家嵩边上课边自学苗语。多年过去，他掌握了大部分

当地苗语，可以双语教学。

张家嵩教过的500多个孩子中，有100多个考上大学。每逢假期，都有学生前来看望。“这是让我最自豪的。”张家嵩笑着说。

吐绿

春上高原，贵州大山里的刺梨树挺拔生长。就像陈启刚、王华银，身有残疾的他们，不仅在奋斗中改变人生轨迹，还帮助乡邻摆脱贫困。

织金县马场村村民陈启刚今年50岁，幼年时眼睛失明。“眼睛看不见，但是耳朵听得见。”不认命的陈启刚养起了猪。

在一次次失败中总结经验，如今，陈启刚养了600多头猪。他还给21户残疾贫困户每家送了一头仔猪，传授养殖技术，帮他们脱贫。每天清晨，陈启刚都拄着一根棍子，摸索着来到养猪场。他用木棍在猪槽中来回搅动，查看猪食有没有被吃光。走进猪圈，他用手背感知猪的体温是否正常。竖起耳朵，他仔细听猪的叫声，判断它们是否健康。

“虽然我双眼看不见，但有手有脚，能够和正常人一样，撑起一片属



▲在贵州省赤水市丙安村，刘青平扛着木梯前往石斛基地对石斛进行管护(4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段美菊摄

于自己的天空。”陈启刚说。

提起王华银，周边村民都会竖起大拇指。36岁、身高1.2米的王华银出生在福州市双龙村，小学三年级时，他发现自己个头长得慢。于是，每隔一段时间，王华银都要在家里的墙壁上记录身高刻度，长到1.2米后，这个刻度再也没变过。

无奈之下，初二便辍学的王华银养过鸡、打过工。缺少技术，养的鸡死了；身高不够，打工没人要。2003年，他服农药自杀，被前来串门的村民发现，救回了一条命。

此后半年，王华银几乎不说话，也没出过门，他想的最多的是“怎样才能活个样子来？”

王华银借钱养牛。每天自己割草、喂羊，早出晚归，皮肤晒得黝黑。几年下来，他的养殖场越来越大，还成立了合作社，带领村里的贫困户一起发展。

长期和牛打交道，王华银成了“养牛专家”。仅凭肉眼观察，他就能大致判断一头牛能长多大、卖多少钱、是否有赚头。村民买牛时，常请他拿主意。

一走进养殖场，王华银就忙个不停。一会儿拿扫把清扫地面，一会儿拿铁铲给牛加草料。一听到牛叫，王华银就跑去查看情况。

尽管妻子和弟弟都有残疾，2014年，生活刚有起色的王华银主动要求取消一家人的低保。2015年，他又主动申请脱贫。

“王华银肯学、肯钻研，不等不靠，很有出息。”72岁的村民赵关权说，他在村里当兽医时，王华银经常跟他学习动物防疫技术。如今，47名村民加入养殖合作社，他们有的在合作社务工，有的跟着王华银学养殖技术。2019年，王华银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

“国家和社会帮助过我，我现在又帮助有需要的人，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王华银懂得感恩。

2016年，他申请入党。2018年，他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王华银在入党申请书里写道：“越是困难，就越要有骨气。我要靠自己的双手承担起我和家人的生活，我要甩掉贫穷的包袱，更希望自己以后有能力帮助更多寡邻。”

绽放

蜜蜂在花间飞舞，阳光照射下，刺梨花映红了山野。

沿着陡峭曲折的泥路向上爬，几棵、几十棵、几百棵、上千棵，映入眼帘的刺梨树越来越多。“看！每一朵花都结出了果实。”关岭县纸厂村村委副主任张兴燧很兴奋，她指着一株枝叶茂密的刺梨树说：“这就是我们种下去的希望！”

石漠化曾经在这片土地写满贫瘠与贫困，因失去右臂一度对生活感到无望的张兴燧，却在这片土地上看到了整个村子的希望。

“两年前种刺梨时别人不看好，可我就要做出点样子给大家瞧瞧。”从此，一个独臂身影每天穿行在纸厂村的农家院和山坡上。动员村民、流转土地、引苗栽苗，种刺梨成了张兴燧每天忙的事情。

种树时，一只用手用锄头刨土不方便，张兴燧就用手刨。一天下来，她的手上全是血泡。回到村里，别人很轻易就能把手洗干净，张兴燧却要用脚踩着刷子清理手上的泥土，血泡被刷子刺破，满手鲜血。

“她一只手都这么拼命，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纸厂村驻村干部伍佐东说。

张兴燧有个习惯，每天清早，从家到村委会上班，经过那片种满刺梨的山坡，她都要爬上去看一看。

两年过去，如今纸厂村1200亩山坡上栽满了刺梨树。“一株刺梨结果少则10多斤，多则几十斤，预计今年收入100万元以上。”张兴燧信心满满。

刺梨花也开在了村民心中。“一听到说话声，我就知道是张兴燧来了。”双眼失明的贫困户卢小梅不但把张兴燧的声音记在心里，还把张兴燧的电话号码记在脑子里。遇到困难，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张兴燧打电话。

扛着约20斤重的木梯，独臂的刘青平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爬。在一处大石头前，将木梯倚靠在石壁上，刘青平单手抓住木梯爬上石头。他将上面的草拔掉，把竹叶清理干净，让横栽在石壁上的金钗石斛能够正常“呼吸”。

刘青平家住赤水市丙安村，2011年在一场意外中失去右臂。那年，他的父亲、妻子、大女儿也相继患病住院。一连串的不幸让躺在病床上的他重新思考人生。

“生存就是一种磨炼，遇着就要面对，不能低下头去。”刘青平说，凭着一只手，他种石斛、栽竹子，加上低保金、产业分红等，七口之家顺利脱贫。

据贵州省残联统计，截至今年3月30日，贵州已有41万多名贫困残疾人脱贫。他们自强不息、奋斗不止，收获了幸福。

(记者：何天文、王新明、蒋成、郑明鸿)

宁夏泾源：

百花深处孕育“甜蜜事业”

68岁的马江科大半辈子以种地为生，而今他靠养蜂致富，和老伴守着蜂群已在六盘山脚下的蜂场住了3年。一片绿树花海中，他开箱分蜂，忙得脚不沾地。

“想想再过一个月就产蜜了，感觉出的汗都是甜的。”老人兴冲冲地说，今年他养了150箱蜂，是历年之最。

马江科所在的泾源县泾光村位于宁夏固原市泾源县，这里地处六盘山腹地，植被覆盖率高达90%，野生蜜源植物种类能达到100多种，3月至9月百花相继盛开，是蜜蜂养殖的“天然蜜场”。这里生产的蜂蜜口感浓郁，一斤至少能卖80元。

马江科说，附近农民多有土法养蜂的传统，他种地之余也养蜂。几年前一场车祸后，这个庄稼汉再也干不了重活，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养蜂才从副业变为主业。

但土法养蜂，蜜蜂产蜜少、损失大，马江科不敢多养。“过去养蜂用的‘土窝窝’，取蜜‘连窝端’。经过高温蒸煮和过滤后，蜜取下来了，可蜂也死了，特别心疼。当时我最多养过10箱，想着能糊口就行。”他说。

随着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综合实验站落户固原，活框饲养等现代化养蜂技术在宁夏推广开来，泾源县成为“蜂产业”孵化的重点县区之一。据综合实验站首任站长、“蜂专家”王彪介绍，活框饲养取蜜方便，蜂群几乎零损失，蜜源丰富时可实现多次取蜜。

家住泾源县北营村的冶连荣，家中几代人靠土法养蜂。得益于活框饲养等精细化养殖技术，他成立的泾源县泾光蜂业专业合作社，去年收入达200多万元。“要想养好蜂，技术是关键，春繁、夏管、秋收、冬暖，哪个环节都需要技术支撑。”冶连荣说，当前合作社共养了2000多箱蜂，带动蜂农36户，其中马江科等建档立卡贫困户14户。

“蜂产业”逐渐成为泾源县脱贫致富的一份“甜蜜事业”。近年来，泾源县通过“大手连骨干小手”等模式，鼓励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买蜂、养蜂，每箱蜂补贴400元，还成立了行业协会，规范蜂农标准化养殖、产品加工销售等，帮助更多农户从中受益。

冶连荣就是一名“大手”，他的养蜂基地成了全县蜂农的“田间学校”，4年来已累计培训1200人次。马江科几乎每次培训都去，他扩大了养殖规模，不仅顺利脱贫摘帽，还在邻村有了自己的蜂场。

“去年，我净赚了5万元，今年在政策扶持下又买了50箱蜂，规模大了，效益会更好。”马江科说。

据了解，当前宁夏蜂群数量稳定在12万箱。其中泾源县有2.3万箱，年产蜂蜜20万公斤，养蜂收入达到2000万元，养蜂户户均收入1万元左右。作为泾源县特聘的“蜂专家”，王彪很看好这份“甜蜜事业”。

“随着生态好转，植被增多，宁夏整体蜂群预计能达到70万群，泾源县也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王彪说，“蜜蜂能产蜜富农，更重要的是通过授粉修复和改善植被，对生态农业、旅游等产业也有促进作用。”

(记者：谢建雯、马丽娟)新华社银川电

西藏昌都：

雪域高原酿造“醇美生活”

进入5月，在西藏东南部都市芒康县境内，地处澜沧江干热河谷的木许乡已是树叶婆娑、绿草如茵。阿东村52岁的果农杨培正忙着给幼果期的葡萄树抹芽、去卷须。

杨培种了3.5亩酿酒葡萄。2019年，这个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出售葡萄赚了8000多元。加上女婿外出打工的收入以及生态岗位补助，他家6口人顺利脱贫。而在4年前，他只种青稞和玉米，除了自给自足，几乎没有经济收益。看着长势喜人的葡萄树，杨培笑着说：“好好打理还能产更多的葡萄。”

在木许乡，211户村民种植葡萄面积已达1980亩，其中1019亩已挂果。木许乡乡长益西多吉介绍，去年全乡葡萄产量达350吨，现金收入177万多元，户均增收8400元，不少群众实现脱贫。木许乡、纳西民族乡和曲孜卡乡位于芒康县最南端，气候条件适合葡萄生长，历史上就有种葡萄、酿红酒的传统。近年来，芒康县大力发展葡萄种植，使之成为群众脱贫致富增收的“甜蜜”产业。为培育葡萄产业，芒康县引进多家企业，在解决群众就业、带动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离开木许乡，记者来到位于纳西民族乡的藏东珍宝酒庄有限公司。

木许乡群众去年生产的葡萄全部卖给了这家公司，再经过加工、酿造等环节，醇美浓郁的“达美拥”葡萄酒由此销往西藏乃至全国各地。“我们去年从群众手里收购了410吨葡萄，总费用200多万元。”公司副总经理曲措说，公司长期雇用了28名当地群众，人均月工资3600元。这家公司用来制作高端红酒的500亩种植基地，流转自纳西民族乡纳西村，每亩地一年租金为1500元。当地群众在获得租金的同时，还可以到基地从事锄草、施肥、摘果等工作，每人每天工资为150元。

近年来，昌都市左贡县也在大力发展葡萄产业，已初见成效。记者在该县中林卡乡看到，当地将7000多亩荒地改造成了集中连片的葡萄园，种植面积已达5832亩。政府还免费发放7.5万株葡萄苗，鼓励群众在房前屋后栽种。2019年，左贡县通过援藏渠道引进厦门市成功红集团，由西藏成功红天麓酒庄负责中林卡乡葡萄园区的种植管理、招工用工、酿酒红酒、销售产品等工作，打造全产业链，让更多群众受益。

中林卡乡俄巴村的拉加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目前在葡萄园区里务工，每月工资有3000多元。“园区就在家门口，骑摩托车10分钟就能到。这份工作真是太好了。”他说。

“葡萄园区进入丰产期后，天麓酒庄预计每年可加工6000吨葡萄。”展望未来，左贡县常务副县长、福建省援藏干部黄新聪信心满满。“葡萄园区最多可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100多人务工，企业营收的一部分也会作为群众分红进行再分配，促进就业增收的效果会更明显。”黄新聪说。

来自昌都市脱贫攻坚指挥部的数据显示，全市葡萄种植面积已达1.95万亩，主要分布在芒康、左贡、八宿和察雅等县。截至目前，全市共培育5家葡萄酒生产加工企业，年生产各类品牌葡萄酒600多吨，实现年产值6400多万元，带动400多名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记者：薛文斌、王泽昊)新华社拉萨电

从无到有后发赶超：灵台“富民果”的逆袭

汽车绕着苹果园缓行一圈，只见果树依篱架而立，整齐划一。每行头尾各栽一棵海棠，一打听才知专为授粉而植。

这处名为钰圣的果园有1300多亩，建于2017年，由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专门引进的一家企业经营。像这样面积上千亩的苹果矮砧密植园，灵台县已有7处。

钰圣果园的技术负责人史录印说，矮砧园堪称新品种、新技术的“大观园”。矮砧园亩均种植密度是传统乔木化苹果园的3至4倍，产果期也比后者提前3至4年，且产量大幅提升。果园管理的精细化、标准化程度也令人惊讶：一个苹果从果树枝头到消费者面前，要经过15道工序，每棵果树浇水精确到斤，施肥精确到克。一个工人四五天就可完成1300亩地的浇水施肥作业。实际上，这片果园已变成一座工厂。

除了大家熟知的红富士系列，钰圣果园还种植了自主研发培育的新品种。这种名为“瑞雪”的新品种果形硕大，表皮呈黄绿色，闻起来有一股独特香味，吃起来又甜又脆，标准商品果价格虽比红富士高两三倍，但去年初次上市，很快就销售一空。

灵台县所在的陇东地区是甘肃省苹果主产区，与陕西苹果主产区相邻。灵台县既非甘肃苹果大县，也非种植苹果最早的县，却在今年4

月获批为国家矮砧苹果种植标准化示范区，苹果产业后发赶超的势头十分强劲。

海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是灵台县在2013年引进的龙头企业。公司的果园是当地首家高标准苹果矮砧密植示范园。果园里藏着“秘密武器”：一个占地260亩的原种砧木繁育圃。如长龙般潜伏在泥土中的砧木上，新生枝条刚刚抽出。“这种压条繁殖，实现了苗木培育无毒化和优质化，年可出圃砧木100万株，是苹果产业发展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公司副经理何向南说。

灵台县地处原农业部划定的苹果最佳适生区，当地塬区地形平坦，非常适合大规模机械化耕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员、灵台县果业技术顾问袁景军认为：“这么好的地域，这么好的立地条件，要搞就搞最好的。”

这与灵台县委书记刘凯的想法不谋而合：差异化发展就是创新，“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制”成为灵台苹果“赶超经”的核心。“如果跟在别人后面走，那么永远只能步人后尘，只有转型升级才有可能后发赶超。”刘凯说。

苹果是我国北方不少地方的“富民果”，但近年来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竞争加剧，产业升级迟缓。仅仅依靠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模式发展，难以催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在灵台县一矮砧密植苹果基地内，农户在为果树疏花(4月10日摄)。

地处黄土高原的甘肃省平凉市，是我国优质苹果产区之一。近年来，平凉市灵台县在果品产业发展中大力发展矮砧密植果园，全县的矮砧密植果园栽培面积已处于甘肃省前列。截至目前，灵台县果园面积达到22.67万亩，注册成立果品专业合作社180个。

新华社记者多蕾撰

灵台县果业办公室主任张建锋算了一笔账：矮砧园比传统乔木化苹果园省水60%、省肥70%，果树密植更省土地，机械作业更省人工，还能早挂果、早见效。

高标准的新型矮砧园由均投入近2万元，当年大苗栽植，次年见

果，3年见效，优势和示范带动效应明显。当地农民陶爱梅在另一家名为齐翔的矮砧果园工作已有好几年。“我是袁景军老师的第一批徒弟，现在果园管理的这套技术都学会了。”她说。如今，陶爱梅已是这里的一名工长，每年工资

收入近3万元。

目前，灵台县注册成立的果品专业合作社有180个，果品储藏能力达到5.4万吨，2019年全县果品产值达到7.2亿元，先后有2.18万贫困人口依靠果品实现稳定脱贫。

一个富民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开局不易，后发赶超更难。当地干部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灵台县苹果产业就已起步，但群众观念落后，科技服务跟不上，县里曾3次推动，却“三起三落”。2007年，灵台县第四次把苹果确定为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依然遇到不少困难。2013年，灵台县主要领导带领相关部门和乡镇负责人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集体学习，袁景军被灵台人“四次种苹果”和“三顾茅庐”的精神所打动，应聘为灵台县果业技术顾问，组建专家团队，一干就是6年。

今后3年，灵台县将建成面积5000亩的高标准矮砧密植苹果核心示范区，辐射带动5个乡镇新建1.5万亩新型果园，推动全县果园改造升级。

灵台县4次种苹果的故事，耳闻目睹已令人印象深刻，细品起来更意味深长。

(记者：谭飞、多蕾；参与记者：何向、胡伟杰)新华社兰州5月15日电